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十六回 三手將驚走銀花太歲 厲藍旺結交分水麒麟

話說普鐸之妻馬氏說道：「好吧。我夫主上山東報仇，回來時，我問他情形怎麼樣，人家來報仇，那時我能躲開，躲不開那就無法，一定死於他人之手。你可以先將她帶走，奔河南聚龍莊，南門內路東，鐵瓦觀的觀主。此人姓馬雙名萬梁，人送外號叫神手真人，能擺走線輪弦，他是我的胞兄。我一出閨之時，他給我兩張陣圖，一張是擺陣的，一張是破陣的。」志文道：「嫂嫂哇，那馬萬梁是您的親哥哥？」馬氏說：「不錯。」志文道：「他與巧手將王萬昌，他們是師兄弟。我弟兄二人，與他王萬昌，很有來往。我莫若將姑娘送到鐵瓦觀，您看如何？」馬氏說：「那可不行。於氏婆子，我可將此女交與你啦。」殷志文道：「嫂嫂莫若我將於氏跟普紅花，一齊送到那裡成不成呢？」原來殷志文又看上婆子了，見他頭緊腳緊，長得又有幾分姿色，這小子又動了邪念。馬氏說：「志文呀，我這個婆兒，與我這姑娘，你就不必惦記著啦。」說到此處，忙叫於氏將姑娘帶到東裡間去啦。這裡馬氏與殷志文，志文道：「嫂嫂，您將陣圖拿來，待我觀看。」馬氏當時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個藍包袱來打開。裡頭有個匣子，長有五寸，寬有四寸，厚有一寸中蓋上有字，上寫著：擺陣之時，先看陣圖，擺陣不破陣，存陣不擺陣，擺陣若破陣，此人不得善終，此乃陰陽八卦蛇陣圖。將匣子蓋打開，馬氏說道：「志文你看，這上邊是破陣的，那下面才是擺陣的啦。」殷志文忙將陣圖打開一看，見當中有一個陰陽魚，四外有字，寫的是乾坎艮震，巽離坤兌；裡面寫著是，休生傷杜，景死驚開。此陣有虛眼，有實眼，實眼在頭裡，虛眼在後頭。志文還要往下瞧。馬氏說：「你不用看啦。」當將陣圖又放到匣子內，包好了，說道：「志文呀，容等他們報仇回來。人家要來報仇呢，我躲的開，那就無的可說。倘若是躲不開，全家死後，你務必要與我報仇。那時我陰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甘心瞑目，死而不屈。現下屋中無人，你可以對天賭咒，你若是對我女兒，有安心不良之念，要起個重誓，我才放心。」殷志文聽，當時跪倒地，說道：「嫂嫂啊。我要有一點不良之念，叫我不得善終。天厭之，地厭之。」馬氏說：「好吧，志文呀，你到前邊去吧。」殷志文這才出了後宅，到了前邊與志武等，暗中巡查山寨。這裡馬氏便將於氏與紅花叫到西裡間。馬氏將此包袱交與紅花，說：「女兒，你可放到你的身旁吧。」書中暗表：這於氏婆子與殷志武有染。後話不提。

如今且說，普鐸段峰雲峰，他們三個人，奔山東而來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報仇的心盛。這天離著何家口切近啦。雲峰說：「二哥，咱倆要進何家口的西村口，可有認得的？在沒盜鎧的時候，我二人常上何家口來。咱們到了那裡，先住前街。」普鐸說：「好吧。」三個人這才夠奔前街，進村口，來到中間路北一座店，字號是祥魁客店，進店問道：「店家，可有乾淨屋子沒有？」從裡邊出來一個伙計，看他身高七尺，一身毛藍布的褲褂，白皂青鞋，腰結一條圍裙，面如重棗，粗眉闊目，準頭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光頭未戴帽，年歲也就在三〇里外，問道：「三位客官，你住店嗎？隨我來。這裡有三間西房，新收拾的。」三個人答應往店裡而來。那伙計把馬接過，拉到後邊馬棚，令人刷飲喂，回來給他們開了西屋的門。三個來到屋中。伙計給打臉水，淨面烹茶。這個伙計愛說話，說道：「你們三位，從那裡來呀？」普鐸說：「從打西川地面。」伙計說：「您來這裡有甚麼事嗎？」普鐸說：「我為訪一個朋友，望看一個貴友。」伙計說：「您望看哪一家呢？」普鐸說：「貴村是何家口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錯，是何家口。」普鐸說：「此人在何家口很人名望。我要打聽你能知道嗎？」伙計說：「您說吧。只要是在這三條大街住的，沒有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的太多了。您說罷。」普鐸說：「這裡有一位逆水豹子何凱嗎？」伙計說：「那是我家二東家，哪有不認識的。」普鐸說：「我煩勞你一趨，將他請了來。那不是外人是我盟兄。」伙計說：「您可來的不巧，我家二當家的沒在家。」普鐸說：「他上哪裡去了？」伙計說：「人都交寶鎧去啦。」普鐸乃是明知故問，因為知道何凱沒在家，他才打聽他啦。伙計說：「沒有幾天，就可以回來啦。」普鐸說：「我三人先在此住著，是等候他。二爺沒在家，那麼誰在家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們大員外在家呢。」普鐸說：「你家大員外官印怎麼稱呼？」伙計說：「名喚何玉，人稱分水豹子。」普鐸說：「我且問你，甚麼人盜去寶鎧？」伙計說：「客官，我說話可嘴冷，您得多多的原諒。盜寶之人也是西川之人。」普鐸說：「我怎麼不知。」伙計說：「前幾個月西川地面沒見滾單嗎？宋朝九省地面，全都見了公事，拿盜寶之寇。」普鐸說：「我沒聽說過，我常常的不在家。」伙計說：「他是銀花溝的金花太歲普蓮，來到了屯龍口打虎灘。那看守寶鎧的與我們店主有交情。後來我家莊主請來各路賓朋，攻開山寨，逃走三寇。後來追到中三畝園，才將盜寶之寇拿住。如今人都交鎧，您在此等著吧，三五天也就該回來了。」普鐸說：「何玉他們住在那裡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家大員外住在中街路北有座吉祥店，就在那裡住著。」普鐸說：「你把那上等酒席給預備一桌。我們三個人，去到裡請我大哥去，好一同用酒用飯。」伙計答應前去叫廚房預備。少時酒菜全來啦。擺齊了之後，普鐸說：「你給照看一點。我三個人去請我們大哥去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請吧。」

當時三個人出了店，往西出村口，往北進中街，進中街來到中間，看見何玉正從祥順店出來。雲峰低聲說：「二哥，您看那人便是何玉。」說著他二人緊行幾步，就到雜貨鋪屋中去避。」那普鐸用袖子擋住了面孔，偷看何玉，看他高九尺開外，胸前厚膀背寬，精神足滿，頭戴藍布頭巾，淨白抹子眉，一對環眼努於眶外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海下一部花白鬚鬚，年長約有六〇開外，看他樣子已然龜了腰啦，一身藍布衣服，身背包袱，閃披一件英雄氈，花布裹腿，走到吉祥店門口，往南一拐灣，叫開店門進去啦。三人看的明白，遂照舊回了店口。那伙計說道：「您三位回來啦。」普鐸說：「我們回來啦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見著我家大員外了嗎？」普鐸說：「沒見著。」伙計說：「也許是有事出去了，他的事情太多。這三條大街，不論有甚麼事，全都請我家員外爺。」三人來到屋中說道：「伙計，你把燈給我們點上。叫你你再來，不叫你就不用來啦。」伙計答應，送來燈，他就去侍候旁的客人去啦。這裡三個人低言小語。普鐸說：「少時到他家，我一人敵住何玉，你二人與我打下手，殺他滿門家眷。」雲峰說：「且慢。少時咱們吃喝完畢，天交二鼓，咱們到了那裡先給他挑個亮子，然後再給他個措手不及。小子有甚麼能為，也不成了。」普鐸笑道：「好吧。咱們到了那裡，臨時再商量。」當時他們等到天交二鼓。三個人換好夜行衣，上房軟底襪，絨繩字絆，背後勒刀，明露刀把，將白晝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內，青紗包紮腰，收拾緊襯俐落，不繃不弔。低頭看了看，零碎東西不短，將燈息滅。三個人出了屋中，反身將門倒帶，扣好料弔。各人長腰上房，躡房越脊，向中街而來。站在房上看見那吉祥店門大開，來往人不少，他們沒敢下去不知道那裡有甚麼事。

書中暗表：那何玉自從將各店的總賬拿來之後，一查沒有底漏之事。何玉道：「就拿我弟兄來說，自生人以來，沒有多少得罪人之處。連我兒何斌，都不知怎麼叫得罪人。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鏢店，找來各處的伙計，每家兩個人，將木頭槍刀也帶了來，在此練習。」先生說：「對啦，您可以傳授我點真正武術，我們多學點，您也可以多活動活動。您累得渾身是汗，也能多吃點。」何玉一聽也對。此時外邊已將各店的伙計找來，祥順店的伙計，已將刀把子拿了來。何玉便命人把院中燈光點齊，此時院內照如晝。何玉將大衣脫了，收拾利落，一齊來在院中。何玉說：「你們大家愛怎麼使兵器，就怎麼使吧。」眾人答應，各人毛腰拿起各人的合手軍刀。有一個拿起大槍的，就有拿起一把大刀的。何玉道：「這個大刀有四個字，是扇砍劈剝，大刀為百般兵刃之帥。」又有一個人拿起一根棍來。何玉道：「棍乃百般兵器之王。凡是長傢伙，全是從棍上所拆。齊眉者為棍，是短軍刀之宗。」那邊又有一個人拿一條杖來。何玉道：「杖乃百般軍刀之威，也有四個字，支撲林蓋。」又有一個伙計，拿起一條大戟來。何玉道：「戟乃百般軍刀之耳，也有四字，是勾排鎖掛。」有一個人拿起一把竹劍。何玉道：「此乃百刃之師，它也有四個字，擊刺割絲。」大家各人全拿了軍刀，站在四外。何玉伸手拿了口砍刀，太輕不合手，放下拿起一口樸刀，仍然是不成，遂說：「你們大家在此等候，等取我的軍刀去。」說完便來到櫃房，打開立櫃，取出金背砍山刀來。來到外面，眾人一看這口刀，是明煌煌照眼增光。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咱倆不練啦。」何玉說：「怎麼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們全使的是木頭的，您使真的，那如何能成。您的刀砍到，我們躲之不及，那時輕者帶傷，重者廢命。」何玉說：「不要緊。可是我這口刀，疆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。不過有一樣，我有眼力，不能叫你們

受傷。不信你們把大衣穿上，我要刀划了你們衣裳，賞銀五兩，見血給□兩。」伙計何四說：「如果有誰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，那時有恤銀一百兩。只要有我姓何的在，就有你們哭主每月取□兩銀子。你這個人多大歲數出的世？就以一百年為期。」有一個伙計說：「四哥，您今年高壽？」何四說：「我今年四□有四啦。」這個說：「你家中有多少口人？」那個何四說：「有你的嫂嫂，還有三個姑娘一個小子。」這個說：「大的是姑娘小的是小子？」何四說：「是姑娘。那小子今年才四歲。」這個說：「莫若您跪在那裡叫咱大員外爺，給您個脖子平。叫我嫂嫂每月領□兩恤銀，還有一百兩恤金。」何四說：「你別費話啦。好死還不如賴活著，誰也不願意死呀。」說話之間，他雙手抱著一條大槍說：「達官看槍。」何玉說：「你拿槍紮我，你就別言語啦。我跟敵人動手，他能告訴我嗎？」說完還了一刀。那何四轉身就面向北啦。他往北一看，那後單棚照有紅光，連忙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後宅不是沒有人嗎？」何玉說：「是呀。」何四說：「您快去看看去，那後邊可有火光的亮子。」何玉一聽，急忙向後觀看，果然有紅光。他趕緊往後邊夾道而來。到了夾道一看，那三寇正在那裡站著。

書中暗表：三寇來到南房，看見他們正在院中耍比式。三個人便繞房來到吉祥店後宅，往下一看是黑洞洞的，下邊無人。普鐸連忙縱身，跳下房來。到了北上房廊子底下，伸手取出銀針，紮個小孔，往屋中觀看，見屋內燈光明亮，一人沒有。他一點手，將二人喚了下來，遂說：「這個老賊料事得遠，老小子會把家眷移開啦。來吧，後宅咱們先給他個亮子，好不好呢？雲峰說：「好！」說話之前，三個人各亮火摺子，當時就把窗戶給點啦。東西配房連到一塊，火光沖天。他三人見火起來啦，急忙各亮軍刀，到夾道來等何玉。

此時何玉提了砍刀，來到夾道，見了三寇，忙問：「對面甚麼人？」普鐸一見擺刀上前，說道：「老賊何玉，你還有今日，休走看刀。」說著上前舉刀往下就剝。何玉閃身往後一竄，就來到了院中。雲峰段峰也追了過來。三個人當時就將何玉給圍住。伙計忙放下木刀，來到櫃房，取下銅鑼，在店門外鳴鑼聚眾。四面人等前來救火，大家一到，可就將店門給插上啦。此時三寇圍了何玉。那普鐸過來，迎面就是一刀。何玉往左邊一閃，黃雲峰托刀紮，何玉一轉身，黃段峰的正攔頭刀就砍進來啦，直奔脖子。何玉忙一坐腰，稍一慢點，就在發卷座上刀就砍上啦，當時血就流下來啦。普鐸一見，急忙橫刀攔腰斬。何玉急忙閃身躍出。四個人一齊殺在一處。何玉雖然能為好，也是一人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。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兒何凱人都，兄弟徒弟全沒在家，如今被圍，我一人如何抵擋得了他們三人，想我弟兄在外做事，沒有不光明的地方，不想我何玉會落到這步天地。我只有祝告佛祖的靈驗，千萬給我落個全屍，就是我死後也是感念的。四個人打的正在緊急之時，何玉頭上受了一刀，自己不由使了個詐語：「你們諸位才回來呀！」三寇一聽，急忙一回頭，往外一看。何玉用手一分，說：「列位老哥們快閃開一條生路。如今有西川的惡淫賊，前來找我拼命。」說著用手一分眾人，眾人往後一看。那後邊的眾人是救火的心盛，往前直擁。何玉是長腰往外一竄，從人群中縱出店門外。到了雜貨鋪的門外，來到門前說道：「老王呀，你快給我開門吧。有西川的賊人，前來找我拚命。」這個老王乃是山西人，平日何玉淨跟他玩笑，平素老王怕蟲子等項。如今他又一叫門，老王以為他又與自己開玩笑啦，沒給他開門，在裡邊說道：「你別胡搗亂啦，假裝作是真的一般。」當真沒給他開門。何玉實在不成了，便坐在門外，面向北。三寇出了吉祥店，普鐸在前、雲峰第二、段峰第三。黃雲峰一見何玉雙手拿著刀，坐在店門口，忙掏出毒藥鏢來，用左手刀把一推普鐸，說：「二哥你閃開了」，叫道：「老兒何玉，你看上面刀到啦。」說著抖手一鏢。何玉忙向上一抬頭，鏢中哽嗓。普鐸上前砍了他左肩一刀。三個人上前要砍他，不想南房上，磚、瓦、鏢、袖箭、鐵蒺藜、飛簋石等暗器，一齊打了下來。三寇連忙順著房沿下，向西逃去。

房上跳下二人，有一人說道：「三弟你快追下賊人，別叫他們跑啦。」此人過來一看何玉，人已然死啦，不由哭道：「哥哥呀，小弟一步來遲，哥哥命喪了。」哭著哭著，就背過氣去了。當下救火的眾人全都過來，扶著他擗叫。見此人穿藍掛翠，年約三□里外。旁邊何四問道：「列位誰認識此人？」有人說道：「這位二太爺非常慷慨，仗義疏財，每次到了咱們這些店，永遠是每人五兩銀子，跟老當家是神前結拜。」何四問道：「那麼你知道人家姓名嗎？難道說，人家給銀錢。你們就不問姓名嗎？」人說：「當時我可就記不清了。」何四問：「誰認得他是那山上的呢？我也能想起來他的名姓。」有一伙計道：「我倒知道。他是豹雄山上的二山主。」何四想了想，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此人姓朱名杰，人稱銀面太歲。」說完上前將何玉的屍首，拉在一邊。大家擗叫於他，叫了半天，朱杰才「哼」出聲，睜眼坐起，又放聲大哭。何四道：「二爺您就不用哭了，我家莊主反正也是死了，哭幾時也不能活。您這一來到是我們大家的主心骨兒。這些事還得您辦呢。」這正說著，王老西已將雜貨門開啦，出來說道：「二爺來啦。好嗎！俺老西是王八日的。」說著自己打了幾個嘴吧，回頭叫起伙計說：「你們大家收拾行李回家吧。先給我帶個信，就說我給何莊主祭了靈啦。」王勝說完了，來到了何玉的屍前跪倒，放聲痛哭，口中說道：「何莊主啊，你說是你的錯處，還是俺老西錯呢？從打你祖父與我祖父，就有了交情，到了你父與我父，又有交情，直到如今，你我二人又是好友，真是三世的朋友啦。我王勝生來膽子小，你父子時常叫開門，給我往進扔田雞長蟲等等的，嚇得我老西怪聲喊，你們一樂兒。今夜想不到你遇了真事，又來叫門。是俺老西一時大意，才叫你被賊人所害。朱二員外，您把俺老西繩縛二臂吧。俺老西要給他開門，他死不了。」朱杰一抱拳說：「老哥哥，快把門關上，別叫他們走。平素您與我哥哥有個誼，焉能拿您祭靈呢？冤有頭，債有主，自有祭靈之人。」說著話上前先將鏢起下來，帶在自己鏢囊之中，遂問道：「伙計們，我那二哥，與姪輩他們，全上那裡去了？我那賢嫂可在後宅？」何四道：「二爺您要問，那姜氏夫人是命不當絕。大家都交寶鏢，走了五六天，那河南姜家屯的二位舅爺就來啦，將夫人及姑娘婆子丫環，全行接了走。姜氏夫人不走，我家莊主將夫人催走。我家莊主在世之時，料事料的太遠。在中三畝園拿普蓮，逃走了雲峰段峰，二寇逃回西川銀花溝，勾來了銀花太歲普鐸，這是那三寇所為。」朱杰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逃走雲峰段峰，他們大家知道不知道？」何四說：「知道。」朱杰道：「那小孩何斌，就放心大膽的去了？我二哥何凱，他也疏神大意。」何四：「二爺，您休要怪罪他叔姪，這內中全有原故。人反正已然死了，您只好設法給我們莊主報仇，也就是了。」朱杰道：「他們就那走了？」何四道：「他們眾人，就如轟走一個樣，叫他們到杭州興順鏢行。再者為是在王爺面前，好得出點賞賜來，為是爭光。」朱杰說：「伙計們，你們先將我弟兄的暗器收起來。那店有客人嗎？」何四說：「祥平店沒有客人。」朱杰說：「好，那麼你們將那西房騰下來，將北裡間搭好一個牀，把我兄停放在那裡。」何四等答應，趕緊去收拾。當時就將何玉的屍身，抬了進去。朱杰看明，忙叫人取來新棉花，圍成一個團兒，將何玉血口堵上。自己淚下如雨。又叫：「伙計們，你們到西村口外看一看去，他們回來沒有？」伙計們答應，出去看去不提。

且說三手將電龍，山東青州府東門外，有個金家口，西村口有個大車口，正北往西，地名厲家寨。那裡為首的哥倆，專保東路鏢頭。大爺叫混水鯉魚厲藍旺，二爺叫展眼鱷魚厲藍興。鯉魚與鱷魚，在水裡外號，算他二人為尊啦。頭至扶桑尾至崑崙，鱷魚展眼地動三千轉，噴墨如玉，鱷魚在上垂首，鯉魚在下垂首。兩個魚每個背上全出一個獨鱗，鱷魚分水往南歪著，鯉魚分水往北歪著；四面有一塊蒲團，上坐地母，坐北向南，藍臉紅髮，赤金的耳環，身穿土黃色的袍。按《綱鑑》所載，鱷魚展眼地動三千里，噴墨如雨，普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，市井之人，全在他身上馱著呢。如今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魚為綽號，那厲家弟兄的水性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厲藍旺之妻張氏，中年故去了。厲藍興之妻劉氏，所生一子，乳名叫金雄，兩生三歲。這一天藍旺說：「兄弟，你在家中看守家業。我那弟妹與咱們厲氏門中，留下後代根苗，愚兄我心中喜悅已極。你夫妻二人在家中，看著此子，容他到五歲的時候，與他折腰折腿，傳授他武藝，到了七八歲，再給他請一位先生，傳他文學。愚兄我必須要在外雲遊，訪一位對勁投緣的賓朋才好。」厲藍興說：「兄長，您已然年到了花甲啦，飄門在外，作甚麼呀？是您弟妹對您有個不字？還是兄弟我不聽您的話啦？還是僕婦人等氣著了您哪？」厲藍旺道：「全不是。我因為在家中煩悶，打算出外散遊散遊。」藍厲興說：「兄長，您不必。要有甚麼事情，您可以在家照料，我能出去，銀錢還有多多的嗎？」藍旺道：「賢弟呀，你我一母所生，咱們是手足，還有甚麼說的嗎？不過那銀錢掙得必須要夠才成。要是沒完沒結累碎三毛七孔心，臨危是連一文錢，也拿不了去。二弟，你還要上哪裡去掙錢去？」藍興說：「寨中不敢說是首戶的財主，要講在青州府往東，可就是第一的財產。咱們二人在家，敢說是茶來張手，飯來張口，享不盡的

榮華富貴。您可還出去雲遊幹麼去呀？」厲藍旺道：「二弟，你不用阻攔於我哪。我要打算出外雲遊，訪一位投緣對勁的好友，好揚名四海。」藍興一聽，這才不敢相攔，遂說：「既然如此。哥哥您在外頭，到了那裡，就要往家中寄信。兄弟我好知道哥哥您紮足之地，我也放心。」

厲藍旺點頭應允，這才收拾水衣水靠，夜行衣包，百寶囊、金背刀一口。應用物件，通盤拿齊。劉氏來到邊，跪倒說道：「兄長，您上那裡去？年過花甲啦，您外出雲遊，我夫妻二人放心不下。」厲藍旺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妹妹，趕快請起。你夫妻二人，在家中照料此子，將來長大成人，算你功勞一件。」劉氏道：「兄長，您要飄門在外，小妹我在您兄弟跟前受累。」厲藍旺聞聽此言，雙目落淚，說道：「二弟呀，咱們家門有德。我那弟妹來到咱們家中，知三從曉四德，尊敬長上。我走後兄弟你的脾氣，務必要更改才好。你夫妻二人好好將此子，對付長大成人，與咱們厲氏門中，頂門立戶。你脾氣要是不改，金雄有個差錯。到你我弟兄這一輩上，要缺嗣斷後呢。」遂說：「弟妹快請起吧。你夫妻二人，受愚兄一拜。」說著跪了下去。厲藍興劉氏，連忙也跪下，將兄長攙起，說道：「兄長，您跪者何來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是我拜托你二人，務必將養此子，長大成人，好不斷厲氏香煙。」厲藍興止住淚水。弟兄一拉手，藍旺道：「二弟。許有來往的鏢船，插咱們旗子一走。不論他多麼重要的，你盡管令他去走，決無有危險。」藍興點頭，這才與兄長預備行囊褥套，搭在馬身上。厲藍旺轉身往外。劉氏夫妻送出門外，戀戀不捨。藍旺道：「妹妹請回去吧，看守金雄要緊。」厲藍興說道：「兄長您走後務必要往家中來信才好。」厲藍旺點頭。直送到西村頭，厲藍旺說：「兄弟你回去吧，我要趕路啦。」藍興點頭，自行回去。藍旺拉著馬，回頭看二弟，心中也是難過，一狠心便飛身上馬，打馬離了厲家寨，往下趕路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在沿關渡口，聽人所說，這個店口沒有名譽，又有人說：「要講店口好，那可比不過電家莊那電家店。在這莊子的中間，南北一道大牆。在大牆的當中，有兩扇大柵欄門，天交五鼓開，夜交二鼓關。門以外東是二里半長街。交界以西是老莊主，此人姓電名華，是老有少心，此人無所不為；在交界牆以東，有位少莊主，此人姓電名真，字維環，人送外號分水玉麒麟，掌中金背朱纓刀一口，是口寶刀，生來俠肝義膽，此人在交界牆以東；路北是宅院。路南的店口，那店名叫德升店。要是有人，於夜中住在那店中，有電少主必定夜內過去查問一遍，沿路上有被劫的沒有，或是受了甚麼人氣了沒有，他全都問一問。若有那受氣的主兒，能叫你過的去，順過你的氣來。有被劫的主兒，真能把你的東西物件，找了回來。不過他人脾氣太烈，沾火就著。」厲藍旺在屋中偷瞧，喊來店小，要酒要菜。吃喝完畢，安歇睡覺。

第二天天明，就聽櫃房有人說話，說：「店主人您來啦。」電真說：「來啦」說著話便來到各屋問了一番，問完走啦。厲藍旺便將伙計叫了過來。伙計問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要甚麼呀？」厲藍旺道：「你先坐下。我問你一件事情。」伙計說：「您說吧，有甚麼事情。」藍旺說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劉，名叫劉義。」藍旺說：「是啦。我問問你，方才來的這位店東，他是怎麼個人呀？」劉義說：「我們店東，姓電名喚電真。他是一位行俠作義的，此人慷慨大道，仗義疏財，揮金似土。」厲旺又問道：「此人家中都有甚麼人？」劉義說：「家中有妻子，還有一個男孩。」藍旺又問：「他還有甚麼人？」劉義說：「這交界以東，就說沒有人啦，其餘不過是當家什戶；那交界牆以西，有我們老莊主。此人姓電名華，外號人稱玉美人的便是。這電華雖然年歲已大，他仍然老有少心，而好貪女色，他是到處彩花，可不落案。這一道大牆，立了沒有幾年。我家少莊主，有一次跟下老莊主去。因為李家莊一位少婦，人家知三從曉四德，賢慧已極。那玉美人帶莊兵，每人一面銅鑼，進村口就打。您想這少婦長女，焉能不出來看熱鬧？我家少莊主在暗地跟隨，將李家少婦搭救啦，衝散老莊主的姻緣。他們叔姪爺倆，在西村口動了手。當時少莊主卸下老莊主的左臂，若不是東廟的志雲和尚趕到，解去此危，那時我家少莊主就把老莊主命給廢了。大家出頭一說合，才保住了殘喘。這才砌這個交界牆。界牆以西歸電老莊主所管，界牆東邊就是歸我們少莊主所轄。在二更以後，五更以前，牆西之人，若到了牆東來，被我家莊主碰見，追問前情，是繩縛二背，送到縣中去罰辦。東邊之人若到了西邊，我家少主人說過：「過了二更就不准去，要過去被人拿獲，他不管。」厲藍旺將此事打聽明白，遂說道：「劉義呀，你家主母，是那裡人氏？」劉義說：「我們這電家莊東邊，有片沙灘，寸草不生。往南有個王家莊，沙灘以東劉家莊，北邊是趙家莊。這幾個大村莊，全是五里地的長街。我家主母，乃是王家莊的。」厲藍旺問道：「你是如何來到店中的？」劉義說：「還真問著啦。我的天倫是位賣貨郎的，我自小就隨著去作買賣。後來我父死去，我們家中就剩下孤兒寡母了。我家少主人，就把我留在店中，供給我家中吃喝。」厲藍旺道：「劉義呀，你家主母的娘家還有何人呢？」劉義說：「他家還有三個兄弟，名叫王麒、王麟、王鹿。當年你家主母在娘家之時，是母女不合，這才有我家老莊主在世之時，派媒人給說了過來的。老莊主故去之後，我家少莊主，按家宅的規則，我家少莊主不聽內人之言，管得我少主母是服伏在地。我家少莊主在外作甚麼事，也不家裡去說，到了內宅是一字不提。婦人要問，他就能給婦人一個沒臉。」藍旺一聽，點了點頭，要酒要菜。吃喝已畢，取出一錠銀子，說：「劉義這個給你拿去買雙鞋穿去吧。」劉義說：「達官爺，您做甚麼給我銀子呀？」藍旺道：「是你不知。我在此處，要多住幾日，訪一位至近的好友。你就拿去吧。」劉義當時謝了，拿銀子走啦。

從此厲藍旺便在暗中一調查，電真果然是位光明正大之人，這才進步要與他結交。電真花錢買甚麼東西，全是在暗中給錢。有時他去洗澡，便在暗中先給了錢。電真要去城內聽戲去，必在暗中先給了戲價。這一天電真在德元居酒樓來喝酒。他一來的時候，就在櫃上留下話，說：「少時若有人前來會我的飯帳，千萬替我將那位達官，請到櫃房，代問貴姓高名，為甚麼候我的帳。問明白了上樓來告訴我知道。」說著掏出一錠銀子，交與那個伙計。伙計說：「莊主爺您請吧。做甚麼還賞給我銀子呀？」電真說：「難道你還嫌少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不嫌少，不嫌少。」當時謝過了。電真上樓，要了一桌酒席，自斟自飲。少時那櫃房來了一人，問道：「堂官。電莊主可在樓上吃酒？」櫃上人說：「不錯。」那人問多少錢一桌，伙計說：「三兩六，是一桌上八席。」那人一聽，伸手取出上錠銀子，約有二兩，說道：「電莊主的酒飯帳錢之外，全是你們大家的小費啦。」伙計忙說道：「我家莊主有話，您先請進來。」說話之間，將厲藍旺讓到了櫃房之中。見東房山掛著字畫，桌上放著水牌算盤等。讓他坐下之後，伙計問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家住那裡。貴姓高名？你為何故，凡是我們電莊主花錢之處，您是滿候。」厲藍旺說：「我住家在山東青州府東門外，金家口厲家寨。我姓厲，雙名藍旺，在山東地面有個外號，人稱混水鯢魚。我聽電莊主名姓特別，故此我來拜訪，我要與他交友。伙計我借你一步，前去樓上，向他說明。沒別的我聽你的話。」伙計說：「達官爺，如今這個酒飯帳錢您可讓不出去啦。這個買賣是我家店莊主的。您先少候，待我與您回稟一聲。」說話之間他上了樓，見了電真，將方才之事，完全說出。電真一聽，這才跟隨伙計下樓，來到櫃房，有人挑高簾。電真一見，搶行幾步，雙膝跪倒，口中說：「恩兄在上。小弟電真花仁兄之錢特多，總未見面。今日一見受弟一拜。」厲藍旺趕緊站起用手相攙，說：「兄弟快快請起，咱們樓上一敘。」說話之間，弟兄二人來到樓堂之上，命伙計將殘席撤下，另換新席。厲藍旺笑道：「賢弟不可如此，你我不是酒肉的賓朋，何必如此呢？」電真說：「兄長未看見擺酒，就算殘席。」藍旺笑道：「不要客氣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二人入座，一同用酒。

酒飯已畢，撤去殘席，獻上茶來，兩個人落座吃茶。電真說：「兄長呀，您所為何故呢？到處在暗中代我還錢。兄弟我花您太多啦。」厲藍旺說：「賢弟呀，皆因你名望太大，慷慨好義，揮金如土。在路途之上，聽過往人言，心中有些不信，因此才來到店中，一住二三日多天。我在暗中一調查，果然你真有君子之風，名實相符。」電真說：「兄長您多有抬愛。」厲藍旺道：「賢弟，你我弟兄投緣，咱們是一見如故。如今我有意與閣下交友，但不知肯賞我全臉否？」電真心中所思：他們弟兄在山東，水路鏢頭成了名，真是威名遠震，如今既來與我交友，可算自己面上的光榮。連忙說道：「兄長既有此意，那我是求之不得了。但不知您的貴甲子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我選小啦，今年五月初六。賢弟你呢？」電真道：「小弟虛度三十八歲。」厲藍旺說：「賢弟你我去到沐浴堂，前去淨身。今天日子好，咱們便衝北碼頭，結為金蘭之好。」說著話二人站起身形，往外要走。伙計說道：「電員外。現在櫃上有老達官，存有二兩銀子，我未敢收帳。」電真道：「哥哥您怎麼又要候帳呢？快取來交還吧。」厲藍旺笑道：「小事一段，何足掛齒。既然是賢弟的買賣，這我就不候錢了。他們大家也很不容易，那銀子全賞給他們大家分啦，作為小費吧。」伙計一聽，

連連稱謝。電真叫過伙計告訴他去到沐浴堂裡去下話，就說少時同人來沐浴，千萬別收外人錢，記在電莊主帳上。那伙計答應，前去送信。誰知那裡的人說：「今天一早就來了一位厲老達官，放下一錠白銀，說明不定今天明天，同著電員外前來沐浴。有空先候錢啦。」伙計一聽，連忙回來稟報員外。電真說：「真是豈有此理，又叫仁兄花錢啦。」遂叫：「伙計快去備辦香案一切物件，少時我們回來就用。」伙計答應下樓去了。他二人也下樓，前去沐浴堂。

沐浴完畢，回到酒樓，香案早已備齊。兩個人焚香，衝北磕頭已畢，電真再與兄長叩頭。厲藍旺攙起他來，又伸手取出兩銀子，賞給伙計。電真說：「這個買賣是咱們自己的，不必賞他錢了。咱們弟兄二人，上東村頭，趕奔家廟前去拜祖先。」藍旺點頭，當下兩個人便一齊出了酒樓，來到了東村口，路北的廟門前。電真上前打門。裡面人等問道：「外面是誰叫門？」電真說：「是我。」裡邊老和尚智雲說道：「電員外嗎？」電真道：「正是。」說話之間，嘩啦一聲，門分左右。智雲定睛觀看，見電真同著一位老達官。站在門前，不知何故？電真道：「智師傅呀。現在我與此人結為金蘭之好，特來叩拜祖先。以後你可稱他為大員外爺，叫我為二員外好啦。」智雲連連點頭。二人當時進了家廟。老和尚關了廟門。這廟是北殿五間，東西配殿各三間，全是出廊子的大房。智雲到了北大殿中，打掃齊畢，點好素燭，又將應用物件一齊備好。電真弟兄，這才進去參拜祖先。拜完之後，出離了家廟，回到電真家中，到門外上前叫門。僕人將門開了。電真說道：「僕人，從今之後尊這位為大員外，叫我為二員外。這是我一位拜兄。」僕人說「是」，當下兩個人走了進來。到了書房落座。僕人獻過茶水。電真說：「僕人你快去到後面，將你主母喚來，帶同你家少爺，前來拜見我兄長。」僕人答應，轉身到了裡屏門，叫出女僕來，告訴她去向主母去說，員外爺有話，請主母帶著少爺出來，到書房來見員外的恩兄。女僕到裡面一說，電門王氏便帶著電龍，母子隨僕人出來，到了書房。厲藍旺一見，連忙站起身形。電真說道：「你快過去拜見恩兄。」王氏一聽忙上前拜倒，說：「尊兄在上，小妹與您叩頭。」厲藍旺往旁一閃，便忙說道：「賢妹請起。」電龍上前叩頭，說道：「伯父在上，小姪男與您叩頭。」藍旺也說道：「姪男快快請起，你今年多大年歲啦？」電龍道：「小姪九歲了。」藍旺說：「好！」遂伸手取出一錠黃金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你拿去買塊糖吃吧。」電龍一見，連忙向後倒退，說道：「伯父呀。我家有錢，請您收起。姪我有錢花的。」厲藍旺知道他家家規很好，遂說道：「賢弟呀，你就叫電龍收下吧，難道說，我還能收回去嗎？快叫他收下吧。」電真說：「電龍啊，你就拿去吧。」電龍一聞此言，伸手接過，二次跪倒致謝，拿著金子與王氏，母子回歸內宅。厲藍旺問道：「賢弟呀，此子你可與他折腰折腿？」電真道：「我也曾與他折腰腿。」厲藍旺道：「我意欲在白天傳文，夜晚傳武。」電真說：「兄長，小弟我也是打算將我的能為，是傾囊而贈。為是將來好叫他按照我的腳步而走。」厲藍旺說：「甚好，賢弟本當如此。」從此電龍就學藝了。

書要簡斷，二人交往一年有餘。這大牆以東，就改為二友莊。莊東口立一石碑，上寫除暴安良二友莊。這天厲藍旺說道：「二弟呀，我要打算在咱們東村外那片沙灘上，辦幾天謝秋戲。一來祭龍王；二祭土地；三祭青苗神。」電真一聽笑道：「兄長此意甚好。那您就分派大家，著手辦吧。」弟兄全同意了，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正副找了來。大家一齊到家廟商議此事，大家一聞此言，一齊點頭應允。厲藍旺道：「既然列位贊成此舉，那你們大家就分頭向各村住戶，去湊錢去。我弟兄二人拿出三千兩銀子，置買木器，以及席箔等應用的東西。咱們指著地吃飯，到時候就得答謝龍王、土地。從此咱們是一勞永逸了，年年要辦一回。」大家齊聲說：「好！咱們就那麼辦啦。」當下商量妥了。發起人為厲藍旺、電維環，大家村正隨意，加上名字，作為贊成人。這謝秋戲一切籌備齊啦。到了唱戲這一天，來的人實在不少。仰仗著他弟兄派人竭力保護，戲唱了，並沒有出甚麼事故。

轉過年來，電龍一歲啦。厲藍旺道：「二弟呀，今年再辦謝秋戲，可不能照頭一年那麼辦啦，必須改一改罷。」電真說：「兄長，您打算怎麼改呢？」厲藍旺道：「我打算在那戲台看台當中，用木桿截上。男女人等分開看，各帶坐位，男女不准混雜。」電真說：「也好，那麼咱們先把他們各村正全找來吧。」當時便派家人去找村正，告知此事。大家全都贊成，此事算是定規妥啦，各自散去。在正月月底，厲藍旺忽然得了重病。電真一見，心中甚為著急，連忙派人請來名醫生，與他診治。無奈他是越治越利害。這天電真說道：「哥哥，我有一個事來跟您商議。我這門外，來往人太多，兄長不得調養。不如挪到後宅，有您弟妹，也好侍候於您。」厲藍旺說道：「二弟你此言差矣。」電真說：「我怎麼差啦。」藍旺道：「咱們弟兄，雖然相交二年有餘，如同親手足一樣。倘若我有個不好，那時難免外邊有人說長道短，莫如我挪到東村頭家廟住。可以把得意的家人，派去幾個，與我煎湯熬藥。不過我不放心家中。你須每天要到廟裡去三次。」電真連連答應，立時帶領家人，到了家廟，將西房北裡間，特別安置一番。叫去人將三間西屋糊得四白落地，北裡間安放一個順山大牀，就將厲藍旺搬到廟中去養病。電真每天必去三次，弟兄相見。這一天電真又到廟中，問道：「兄長此時覺著病體如何？」厲藍旺說道：「賢弟呀，你一來，我心中很是痛快；你一來，我就不放心。」電真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我每天准到就是啦。」從此他是每日三回，一直到了七月，那地裡的莊稼，很是豐收。各村正又來見電真，問道：「大員外爺可曾好了？」今年的戲還辦不辦呢？」電真道：「現下已見好一點。戲咱們還是照樣的辦。你們大家出去，到各村去籌劃錢。我包葫蘆頭，到時候聽你們一筆帳。」眾人連連說好，便分頭去湊錢。

到了七月五這天，電真來到家廟，見了兄長，一說此事。厲藍旺點頭說好。電真是白晝衣服，脅下配刀，未拿夜行衣包。他問道：「兄長啊，不知您病體如何？要是好了，可以前去看一看去。今年咱們請的是京班大戲。」厲藍旺道：「賢弟啊。我這個病體沉重，是寸步難挨，不能前去。」電真說：「兄長想吃甚麼，您可以說出來。那戲台前頭，三山五嶽趕檔子、做買賣的很多，可以叫僕人去買。」厲藍旺道：「我倒不想甚麼吃。兄弟呀，你倒可以到戲場去走一走。倘若要有毛賊草寇，知道我染病在牀，你一個人護不過全莊來。他們若是在四個莊子裡得出便宜去，那時咱們這除暴安良二友莊的七個字，是被水而衝。」電真點頭應允：「是，是。」他便出了家廟，來到戲場。有人剛要叫他，電真忙一擺手，自己便在戲場裡邊繞了一個灣，又來到了外邊，直到戲棚後頭。到了戲棚的西北犄角之上。瞧見一個僧人，不由心中一動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